

□雪樱

杏儿黄了。麦子熟了。端午到了。空气中萦绕着聒噪而滚烫的气息，泛着淡淡的麦香，经过烈日的烘烤，好像一碰就能点着，发出哗哗剥剥的声响。城里的街上，明显感觉摆摊的少了，“回老家过麦去”，成为每年端午前后的返乡大戏。

按说，这个时候我不该想起你。但是，我在医院拥挤的人群中发现了你——半个父亲。嘴角歪斜，发音不清、有条腿不听使唤，中风的父亲就是半个父亲。究竟是怎样一场诡异的命运龙卷风，冲撞、搜刮、狂啸，最后加速抵达中年男人的体内，让他束手就擒，瞬间倒下，带动一个家庭的坍塌。就在最近，有医院完成首例脑中风患者的一种神经阻断术，用现代医学手段阻断那场恶风的兴风作浪，就像在血管内砌了一堵墙——倘若早发明几年，该有多好。要知道，被苦难选中的人可以倒下，但做了父亲就不能，失去了这个资格。

重新站立行走，驮着生计，驮着一家老小的希冀，驮着整个家庭的门面。重新站起来，是最后的赌注，与自己。躲闪的眼神，暴躁的脾气，趑趄的脚步，支吾不清的话语，如厕解不开的腰带，当精神失去了重心，却依然维系着那两个被世俗玷污了的字眼：尊严。这样说来，父亲不仅是称呼，也是与生命牵系紧密的精神之源。你离开后，我才体会到了做父亲的艰难与伟大。

还有二十天，你离开我们就四周年了。我一直很纳闷，端午这天出生或故去的人，是不是生命里都残存着一种悲怆感？屈原怀石投江，那义无反顾的纵身一跃，在滔滔河水中激荡起的白色浪花，依然潮湿如昨，拍打着堤岸。他用死亡战胜死亡，孤独把清醒留在人世间。对我而言，你的端午，却是我的深渊。依稀记得最后一个端午，逢高温天，你辗转反侧，但那天你吃了一盒韭菜肉水饺，母亲喂你吃，你嫌她太慢，就这样边吵边吃。吃完，你笑了，像个孩子那样满足，手中的蒲扇一摇一摇，留下倔强而不规则的弧形。

那一年闰四月，过完端午的第五天，你就不打招呼地离开了。很久以来，我对这件事耿耿于怀，我怀疑死神蓄谋已久，悄悄潜入梦里，趁人不注意，披着闪电，快速劫掠。我开始思考死亡，它就像一位不速之客，早晚都会光顾一次。你的离开，让我认清生命本来的样子。心头载着重物，记忆之井沉没，伴随时推移，又浮了上来，原本模糊的事物得以看得清晰。这种感受与美国诗人艾米莉·狄金森如出一辙，父亲逝世三周年纪念时，她写道：“从父亲过世之后，所有神圣的事都放大了。它一度模糊，难以索解。几岁大的时候，我被带到一个葬礼上，如今我知道那特别的痛苦了……”后来，她把这种“持久而深刻的悲伤”写进诗里，“我能淌过悲伤，一个个满满的池塘，对此我已习惯……”已经习惯的不是悲伤，而是勇敢地推开那扇门，看到生与死的一体。所以，我虚构你的在场，就像虚构我的出生；按

照你在的样子生活，活得坦荡、高贵、无欲无求。我把自己锻造成雌雄一体的战士，去迎战风雪，去接受无常，去经历寒冬，把每一个黑夜和白天填满意义，如星辰闪耀，落下一地霜白。那是语言的新雪，染白了我的刘海，也洗白了昨天的记忆——一切都是那么澄澈，一如你的威严，与从未言说的爱。

一千四百四十个日夜，折叠起来，不过一本辞典的重量。可我受到的委屈与不公，比深海还要辽阔。每当我心里不快，就喜欢蒙头大睡。那天再次重演，手机铃声响起，我从床上一个骨碌爬起来，原来是快递。我窃喜，又一惊，难不成是天堂里寄来的礼物？笑出了眼泪，心里发疼发紧到不能自己。又一日，刚打完针，送走护士，我竟然睡着了。好多人同时说话，四面八方的嘈杂声，我划开人群找你，一眼认出，你还是穿着那件鳄鱼牌短袖T恤，好像刚游泳回来，笑得那么开心，手里的车钥匙“嘎嘎”作响。你说今晚有球赛，提前把电视机定好频道。你还当众表扬了我，搞得我有些不适应，脸涨得通红。一觉醒来，就像一个世纪的跨度那么漫长，可能我太累了，很快都忘干净了，只记得你的笑容。

四年来，这是第一次梦到你，你让我等了太久，以至于我有些生气。你依然每天看书、读报、写流水账，你的“瘦金体”刚劲有力，以至于有人以为是字帖。每当读到我的文章，你闭口不谈，事后又赞不绝口，还说别让我听见。你爱管闲事的毛病依然不改，很快就出了名，大家都知道你的直性子。你把花草草照顾得很好，两只狮子狗跟你做伴，不再乱跑。但是，你依然孤独，正如我的孤独，不可言说的孤独，就是与生俱来的隐疾，就是人世间的门——当我眺望的时候，就是打开的时候。

不知何时起，我喜欢上了夏夜的星空。地上有多少眷恋，天上就有多少星星。又一个夜晚，楼前的谭叔叔说起你，“咱这条街上和大院里，他的为人处世没有人说一个‘不’字。”低头做人，抬头做事，说实话，我做不到你的完美，只能朝着你的目标努力——正如女诗人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“为了他们而努力做得更高贵/这就是剩下的全部/我们唯一的企图就是发现他们。”

我顿悟：或许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离别都是换种方式重逢，提醒人类放下执念、懂得感恩。因此，端午这天，我们一家三口又围坐一起，你擀皮子，又圆又好，母亲埋头包饺子。待韭菜肉的饺子煮熟出锅，你嘶嘶哈哈吃着，手里捏着一瓣红皮的新蒜，边吃边说“趁热吃，别凉了”……

年年端午，今又端午，我们依然吃饺子。饭桌上添了一双筷子、一盘饺子，相拥而坐，吃着吃着，我的眼前起了一层轻雾，看不清近处的东西，仿佛坠入记忆之井，心里一阵莫名的心悸。

(本文为作者为济南80后青年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济南市政协委员)

【在人间】

沉默的父爱

□牟民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沉默寡言，跟他在一起，除了干活，歇息抽烟时，从没有跟我们交谈的习惯。他十四岁开始扛活，整天跟土地打交道，除了庄稼，无人交流。田间休息，孤独地坐在堤堰上，瞅天瞅地瞅自己的破烂衣服。青少年时期的父亲，脑子里除了熟练地干活，不存任何思想，主家不跟他说话，他便如一个木偶。

曾经问过父亲，你就没有读书识字的念想？父亲说，家里穷得没地没房，读个什么书？等他1947年参了军，到了部队，才知道读书的用处。多年后，父亲在村里任支书，也是话紧得如金豆子，即便是开大会，他也是三言两语，从没有长篇大论。学校请几位军人去做报告，父亲讲得最短，从没有超过10分钟。我让他讲打仗的故事，他耸耸肩头说：“没故事，都是刺刀见红，你死我活的事儿。”我问过母亲：“我爹咋跟哑巴似的？”母亲说：“你爹没念过书，正是喜欢说话的时候，没人跟他说话，他只在心里跟庄稼说。后来参军了，天天打仗，没空说。等他有空说时，他说不出了，或者不愿说。”也是，性格这东西随根儿，更多的是后天磨练形成的，有了说话的器官不用，便封闭成了哑巴。青少年时期就孤独的父亲，寡言已经刻骨铭心。

我们兄妹6个能帮着家里干活时，父亲从不硬性分派任务，总是以自己的默默行动给我们做榜样。雨后，院子门前泥泞不堪，一只胳膊伤残的父亲挑起担子，去河边挑沙，把院里、街门前垫得干干脆爽。看到父亲满头大汗，我和妹妹约定，再逢雨后，我们一起去搬沙，不让父亲劳累。那些年日子过得紧，粮食不够吃，父亲饿着肚子，去村外河边、地边，拿着锄头刨甜根草，几次昏倒在地边，最后刨了一大篓子回来。我们见到发亮的甜根草，疯抢着往嘴里塞，吮吸那甜汁。母亲赶快把甜根草放到锅里，烧水喝。父亲见我们吮吸了甜汁，再喝下甜水，有了精神，自己却躺在了炕上，母亲让他喝水，他说：“先让孩子们喝个够。”母亲把水堵在父亲嘴边说：“你不喝，饿死了，孩子们谁管？”

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吃饭。家里人口多，母亲会用砂大碗炖菜吃，里面有时候搁上点儿肉丁，或者咸刀

鱼、咸鲢鱼。饭上桌，父亲让我们先吃，他抽烟。父亲说他吃饭快。等我们把菜吃光了，父亲才拿起地瓜干或者苞米饼子，揀着咸菜大口吃。我们放下筷子时，父亲也吃饱了。母亲有时候把菜拨出小半，放在瓷碗里，父亲会把菜重新倒进砂大碗中，说他不喜欢吃炖的菜。有几年，因为大队会计误算了我家口粮，按照规定，父亲二等甲级残疾，家里人口不管多少，都要吃平均粮以上，高出百分之五。会计却算成了低百分之五。如此，每年青黄不接时，我家有两个月断顿，要去集市余粮。吃饭时，父亲常常以开会或者有事为由晚回家，说自己在外面吃过了。一个月后，他瘦脱了形。乡长见了，误认为父亲病了，了解情况后，他说：“弄错了，你家不可能缺粮吃。”会计这才改正过来，我家再没缺过口粮。

我小时候经常犯心口疼，有时候半夜疼起来，父亲会把我抱到小推车的车筐里，另一边筐里压上块石头，送我去乡卫生院输液。深更半夜，母亲打着手电筒，父亲推车，山路崎岖不平，父亲却行走稳当。多年后，我问父亲当时咋走得那么稳，父亲说：“这都是夜里急行军练出来的，也怕翻车摔了你。”

父亲有个赶集的嗜好，他早年不会骑车，步行走，每三天赶个集。他48岁时学会了骑自行车，赶集更勤了。每逢赶集的日子，我们放学回家，就盼着父亲回来的身影，盼着他买来好吃的水果、好吃的鱼和肉。父亲爱吃牛下货，他买回家，从来先吃一口，总要等我们回家一起吃。他有几样饭食不喜欢吃，如稀饭、大米干饭，母亲却喜欢吃，一天三顿饭要喝小米粥，两天吃一顿大米饭。每逢此时，父亲便吃馒头、喝开水。

父亲95岁那年摔了一跤，躺在炕上，我们喂他小米粥，他喝得很顺畅；把大米饭泡在稀饭里，他也吃得痛快。我问他：“不是不爱吃这两样饭吗？”父亲说：“你们爱吃，尤其你妈喜欢。这东西不是咱这儿出产的，操持难一些。”

听后，母亲眼泪汪汪地埋怨道：“你个老东西，一辈子总亏待自己。”

父亲的爱就是那么深沉，默默地温暖我们。

(本文为作者为山东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学高级教师，出版有散文集《杏坛笔记》)